



抗戰小叢書

抗戰與國際形勢

樊仲雲著

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樊仲雲著

抗戰
叢書

抗戰與國際形勢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35571·6)

抗戰與國際形勢一冊

小叢書
每冊實價國幣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樊仲雲

主編者 中國文化建設協會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喻飛生)

本叢書發刊旨趣

中華民國對敵人已展開血的搏鬥，中華民族已進入了空前的大時代，我們應當怎樣去加緊磨鍊，加緊努力，以期對國家民族的大時代有所貢獻？

現代戰爭是全民族的戰爭，也就是整個國力的對比，所以戰事一經發動，每一個國民應該都是國家的戰鬥員，不論是武裝的或非武裝的，每一種貨物都是國防的必需品，無論是否直接屬於軍需，而最後勝利與失敗的判定，即繫於全國人與物總和後實力的強弱。我國近百年來，內有封建殘餘的壓迫，外有帝國主義的欺凌，國防實力，喪失殆盡；惟四萬萬五千萬的龐大民衆，任何強暴，猶不能輕視。現在前方浴血抗戰的忠勇將士，已使敵人遭逢意外的挫折，祇要吾後方四萬萬五千萬民衆，人人抱着共赴國難的決心，則最後勝利，必屬於我。

不過民衆的力量，有如地下的寶藏，不去開發，必無所得；故努力於民衆潛在力的發揚，亦是當前重要的抗戰工作。

發揚民衆的潛在力，最迫切而需要的，就是灌輸抗戰的知識和技能，藉以引起抗戰情緒，充實抗戰實力。現在的出版界，對於抗戰各方面人人應讀的系統整套書籍，畢竟還覺得太少，本叢書的出版，就是要補救這個缺點。我們希望全國民衆人人都有應付進入大時代的必要常識，故在各種學科各種問題中，提鍊出新的滋養，貢獻些新的啓示。下列二個目標，便是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編纂本叢書的要旨：

甲、本叢書以民衆在抗戰期內，人人應有之知識技能爲準則，除供全國民衆閱讀外，並供宣傳人員，中小學校教員及大中學校學生參考閱讀之用。

乙、本叢書重示實例的提示，不單偏於理論的研討，對於抗戰上必需的常識與技能，作有系統的介紹，對於當前急求解決的問題，作有計劃的解答。

最後，關於本叢書的設計編纂及徵稿出自陳端志、袁哲兩同志的協助爲多。各作家又能在短時期內，百忙之中，共同完成這大時代中抗戰文字的基礎工作，都是使本會和本人非常感謝的。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中國文化建設協會書記長潘公展序於上海

目次

第一章 日本的大陸政策	一
一 三個階段	一
二 第一次大戰的禍首	四
三 國際協調主義的破滅	七
四 未來大戰的禍首	九
第二章 美國的門戶開放主義	一三
一 美日對立之始	一三
二 華府會議	一六
三 不承認主義	一九
第三章 英國的勢力均衡主義	二三

一 英日同盟·····	二二三
二 同盟的解除·····	二二六
三 一個大的回轉·····	二二九
第四章 蘇俄的和平外交·····	二二三
一 世界革命失敗·····	二二三
二 新經濟政策時代·····	二三六
三 五年建設計畫時代·····	四〇
第五章 中國的立場·····	四五

抗戰與國際形勢

第一章 日本的大陸政策

「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而欲征服世界，則必先征服中國。倘中國可完全爲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國的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亞洲爲我國之亞洲，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亦我日本帝國存立上之必要事也。」

——田中奏摺

一 三個階段

關於日本的對外發展，雖然我們常聽到「北進」與「南進」並舉，「大陸」與「海洋」同稱，但究其實，北進的大陸政策是主，而南進的海洋政策是賓。因爲不僅就國際形勢言，南進難而北進易，即就日本過去的傳統言，也是偏於北進而主向大陸發展。日本的歷史就是由南而北，自九州

本州而北海道，正與我之由北而南相反。自神功皇后豐臣秀吉以降，其對外發展的政策，都是想由朝鮮的橋梁，以窺伺我滿洲。日本民族雖然在海上有過「倭寇」的歷史，但因沒有什麼根據地，要想南進發展，到底不是易事。加以南進有英美法諸國海上勢力的壓迫，而北進則除中國與俄國外，其當面的國家却是衰弱不振的朝鮮。且當此時，中國屢戰屢北，喪師割地，國威陵夷，遂使日本以為易與。水向低處流，力對弱處進，日本自然要以北進的大陸政策為主了。並且此時的俄國，正著著南下，謀窺伺朝鮮。日本若不急起直追，則朝鮮若為俄有，唇亡齒寒，日本便將失其屏蔽。所以日本之必須採取北進的大陸政策，也是實逼處此，無可如何。

自明治維新成功以後，日本在政治上完成了統一國家的建設，在經濟上走向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因為日本是個島國，並且物產不豐，所以在其資本主義一開始發展之後，即要求有國外的市場與原料的供給地。而以此故，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自始便是帝國主義的姿態。加以此時，歐美列強的資本主義也已由自由貿易主義走上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遂使日本非迅速的採取帝國主義的武力手段不可。既然如此，於是加上過去傳統的歷史及國際形勢的要求，日本就惟有以北

進的大陸政策爲其「國是」了。

四五十年以來，日本的大陸發展，大概可以分爲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在取得朝鮮，佔有到達東亞大陸的橋梁。自經中日戰爭及日俄戰爭，日本奠定了併吞朝鮮的基礎。日俄戰爭以後，日本開始向滿蒙發展，中經歐戰，使日本的勢力更爲增進。其間雖有華府會議會不能動搖其特殊的勢力，列強各國反承認日本在滿蒙享有特殊地位。這樣直到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乘機驅逐俄人在北滿的勢力，並奪取我熱河而成立「偽國」，可說是日本大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併吞朝鮮，第二階段是經營滿蒙，第三階段則是侵略華北。日本自偽滿建國以後，接着成立冀東偽組織，佔據察北地方，煽動蒙古傀儡，並在冀察進行自治運動，以及最近之不惜藉端啓釁，都是其第三階段的大陸政策之表現。當然，日本野心之決不能以此而止，是很明白的。並且這次對華北的野心，我們要說還是因爲東北四省的獲得太容易了，乃更引起了他的貪慾。所以在今日，華北的存亡，實關係着中國整個的運命，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總之，日本大陸政策的發展，完全以我國爲其對象。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之所以能稱雄東方，置

身五強之林，都是侵略我國的結果。四五十年來的歷史，表示日本之日趨強盛，也表示中國之日趨衰弱。日本帝國主義的一舉一動，實給與我們以甚大的影響。因為過去日本的對華侵略可以分作三個階段，所以反映於國際政治也可分作三個時期。第一期是帝國主義爭奪殖民地的時期，第二期是帝國主義國際協調和平發展的時期，第三期現在，便是先進帝國主義與後進帝國主義，即「有」的國家(Haves)與「無」的國家(Have-Nots)相對立的時期。以下我要以日本的對華侵略為中心，作歷史的敘述。

二 第一次大戰的禍首

自十九世紀末葉資本主義的發展進於帝國主義的階段後，殖民地的爭奪一時非常激化。然而非澳印度等都已分割殆盡，於是廣土衆民的中國大陸，遂成為列強帝國主義爭奪的對象。但是此時的大清帝國雖會一再為英法所敗，因了過去煊赫的歷史，列強各國欲對之實行分割，究有所懼而未敢。且自平定太平軍後，同治中興之局，亦頗震懾一時。可是這個紙老虎經過了中日一戰，卻

完全拆穿了，巨大的中國竟敗於蕞爾島國的日本！自此以後，在中國外交史上遂出現了帝國主義列強的利權爭奪期。俄租旅大，德租膠澳，英租九龍威海衛，法租廣州灣。

此時的歐洲，是俄法同盟對德的局面，英國則動搖於其間，尙未有決定的態度。英法的對立，雖以法旭達（Fashoda）事件的解決而消釋，但在英德與英俄間，仍有尖銳的對立，並且英俄的對立較之英德間之對立關係，只有過之無不及。因為英德的對立只在海上，在近東，而英俄的對立則自近東、中東，而遠東，實形成一極長的戰線。俄國此時因為有法國為其同盟，對華發展頗為積極。由北而南的俄國，與由南而北的法國勢力，頗有縱斷中國南北之勢。這使欲由沿海而西向發展，橫斷中國的英國勢力感到恐懼。而俄國勢力之由北而南，亦使日本感到甚大的壓迫。於是為了對抗俄國，有英日兩國的同盟。

一方面是英法協約，法俄同盟，而其他方面則是英日同盟，共同對俄，在這樣的情勢下，對德戰爭，原來決無發生的可能。但自日俄兩國爲了爭奪滿洲的一戰，國際形勢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日俄兩國的殖民地爭奪戰，遂促進了列強帝國主義爭奪殖民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為俄國以

戰敗而勢力削弱，這緩和了在波斯中國方面與英國相對立的關係。於是以法國之介，形成了英俄的妥協，而擴大為三國協約。同時，日本因為戰爭勝利，不顧對美的語言，欲獨占滿洲利權，引起了美國的不滿，爲了對抗美國之門戶開放主義與滿鐵中立計畫，反與俄國成立妥協。這樣，由英國的仲介，在國際上遂形成英法俄日四國的聯合陣線。一方面是中歐三國同盟，他方面是三國協約加上日本的聯合陣線，旗幟既明，陣容已整，無怪第一次大戰便一觸即發了。追原禍始，我們能說不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嗎？質言之，第一次大戰的火藥，在日本奪取朝鮮滿蒙的時候已經埋好了。

國際政局至此爲止，顯然的是劃了一個時期。至於我國，則自日本的興起，完全成爲被動的存在，中國在日本看來只是侵略的對象，他以俄國爲其競爭對手的假想敵。日本之意，以爲只要擊敗俄國，那末朝鮮滿蒙都可入其掌握。日本的計劃很對，果然自日俄一戰，朝鮮成爲他的領土，南滿一帶成爲他的勢力範圍，日本現在只須等待時機，以謀奪取滿蒙的主權就是了。

三 國際協調主義的破滅

日俄戰後，因為英法日俄聯合戰線的成立，在東方，德奧的勢力，自然不能與之相抗，因此東方的國際政局一時保着和平妥協的形勢。惟美國爲了限制日本勢力的發展，主張列強機會均等，對華門戶開放。而以此故，自此時起，日本的假想敵，從俄國改爲美國。日本竭力擴張海軍，以謀與美國在太平洋上爭一日的短長。

這個時期，到九一八事變發生爲止，日本曾屢次想衝破國際對華的協調，破壞美國的制限，而反受了不小的損失。雖然美國的國際銀行團計畫不能限止日本的活動，雖然在歐戰期間，美國不得不與日本訂立藍辛石井協定，承認日本對華有特殊的利害關係；雖然美國對於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並援助安福政府等，是一籌莫展，無可如何，但是阻止日本的奪取西伯利亞，並迫其還我山東者，畢竟是由於美國之力。華府會議以後，整整十年，東亞政局所以能保持協調安然無事者，我們不能不說是由於九國公約之力。

這時，在日本國內，也是穩健而主張國際協調的自由主義者執政，其間雖因頑強派的興起，而對華實行侵略政策，但因國際的局勢如此，卒無成功。如田中內閣之一再出兵山東，炸死張作霖等，都會因國內外的反對，致內閣反趨崩潰。至在世界政局，日本也因此故，不得不趨於協調，如華府會議倫敦會議之與列強成立海軍協定，都是此種穩健政策的表現。而一九二七年日內瓦裁軍會議之失敗，不消說日本田中內閣的強硬態度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但是就在若槻、幣原、濱口等穩健派的政權下，遍世界開始經濟的恐慌，這促進了人民對於現狀的不滿，於是主張大陸發展的軍人政客，遂利用這個機會以謀推翻現狀。加以此時，自張學良的易幟，中國表面的統一漸有成功。這使日本感到很大的威脅，好像他在滿蒙的地位要發生動搖了。所以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一方面固是日本大陸政策的實行，他方面也是其頑強軍閥利用對外事變轉移人民視聽而奪取政權的一種手段。

當事變初發生時，我們對於國際政局的視察以爲國際協調主義的勢力，當不能任日本這樣橫行無忌，對於國聯盟約、九國公約及非戰條約等的爲日本所撕毀，當必有相當的辦法，所以對於

日本的武力進攻，採取不抵抗主義，靜待國際對日的制裁。——自然這也因為自己沒有能力抵抗侵略的原故。同時，日本當局雖然出兵東省，也恐國際壓力的到來，故一再說明沒有領土野心，只是解決懸案的保障占領。然而其後，因為英美各國之自顧不暇，且英美兩國的態度，又未能一致，如英國那樣還對日本的侵略採取寬容並默許的態度，於是日本乘之，遂其欲逐逐，更加貪得無厭了。結果事變愈益擴大，李頓調查團的報告，既等具文，國聯不承認日本侵略所得權益的決議，只使日本憤然的退出日內瓦。

這是國際對華協調主義與日本大陸政策的衝突，而結果則為國際協調主義敗績，日本的大陸侵略政策現在是得到滿盤的勝利了。

四 未來大戰的禍首

自從日本的侵略主義得到勝利，於是國際和平機構全被破毀，國聯盟約、九國公約以及非戰條約，都成了字紙簍中的廢紙，正如一個社會失去了道德的規律一樣，國際社會現在成了法紀蕩

然的世界。繼着日本的暴行，國社主義的德國也退出國聯，擴張軍備；不久，意大利亦如日本之「不宣而戰」出兵東非，侵略阿比西尼亞。結果所至，國際形勢不僅東方，在歐洲方面也顯然發生大變。因了歐洲方面和平機構之被破壞，而如英如法，俱無如之何，於是更增加了日本強盜的勇氣，促進了日本強盜的貪心。當然，日本這種目無法紀的暴行，也大有影響於其西方的強盜伙伴，於是到了最近有西班牙戰事的爆發。由歐洲的形勢，未來大戰已只是時間問題了。

此時，日本帝國主義眼見歐洲方面欲維持和平的英法，是忙於應付，他們爲了增強和平的陣線，雖把蘇聯拉入國聯，然而仍無補於國聯的「名存實亡」。同時，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則鑒於斯汀生外交的失敗，方採取孤立主義，不問外事，專心國內經濟的復興。至於在亞洲大陸具有巨大勢力的蘇聯，則一方面有國社主義的德國窺伺其旁，不敢有什麼行動，並且國內的社會主義建設計畫正待着手，亦無暇東顧。這些因素，遂給與日本更進一步自我東北再侵略華北的機會。

我們知道列強之力足以阻止日本大陸政策的發展者，惟英美蘇三國。但是英國只要日本的侵略不及長江流域及以南一帶，他是可以與日本相妥協的。美國雖然主張保全中國，對華機會均

等，但因遠在太平洋的彼岸，要想以武力來制止日本，究嫌鞭長不及馬腹，日本也是同樣，他的海軍力量，雖是防守有餘，而欲進攻美國，則病不足。因此，真正足以阻害日本大陸政策的發展者，遂惟有蘇聯。日本這樣認定以蘇聯爲其假敵。惟欲進攻蘇聯，則中國的態度大是問題，倘若中國而心存敵意，則日本戰時將有側面被襲之虞。因此之故，他一方面用甜言蜜語，希望中國的親善，而他方面則用武力控制華北的手段，以爲威嚇。在這樣的形勢中，日本之在我國，若其勢力愈有發展，則如英美蘇諸國俱將不能坐視，尤其蘇聯，爲了對抗起見，他不得不採取相當的行動。因之，到了最近，在亞方面，世界大戰的機運也日趨成熟了。

西班牙與中國，在這東西遙遙相對的戰爭的坩鍋中，正蘊釀着未來大戰的火種。自九一八事變，日本舉起了大戰的信號，不到六年，歐洲已因西班牙問題陷於極度的不安，日本惟恐世界之亂，最近更不惜挑發東亞的烽火。當然，乘了這個機會，歐洲的放火犯德國與意大利，要加緊的從事戰爭。而因歐局之混亂，日本的軍服強盜將更暴露其兇惡面目，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因此之故，有人稱日本爲世界的第一號公敵 (Public enemy No. 1) 實有其理由。日本不僅是過去第一次

抗戰與國際形勢

大戰的禍首，並且也是未來第二次大戰的禍首啊！

第二章 美國的門戶開放主義

「拳亂以後，歐洲各國都欲在中國劃得自己的勢力範圍。爲了阻止此種局勢，於是海約翰氏宣言各國對華的商業機會應當彼此均等，並且主張各國應共同保全中國領土與政權的完整。……此門戶開放主義的原則，在一九二二年的華府會議，具體的表現而爲九國公約。在非常緊急而重要的世界，美國政府實表示了國際外交上最良好的例子，表示美國的政權，不是自私的侵略主義，而爲開明的主張本國利益者。」

——斯汀生遠東之危機

一 美日對立之始

直到日俄戰爭爲止，美國的態度是同情日本，反對俄國的。日本的能够戰勝俄國，英日同盟的力量固然很大，但是美國經濟上的幫助，也不在小。美國爲什麼反對俄國呢？原因是由於俄國要想併吞中國的北部。爲了阻止俄國的分割中國，美國除聲明保全中國，實行門戶開放政策外，覺得日本正是一種可資利用的勢力。這與英國之不惜與日本訂立同盟，可說是同一用意。而以此故，對於美國保全中國而實行門戶開放的政策，英國是最有力的贊助者。

但美國之反對分割中國，主張門戶開放，其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美國勢力到達東方為時過遲了。一八四八年的美墨戰爭，可說是美國到達太平洋的第一步。惟其有計畫的發展，則一直要到十九世紀末葉。一八九三年，他取得夏威夷，一八九八年，他占有菲律賓與關島，一八九九年，他併合薩毛亞。美國這樣成了太平洋的國家。他固然也想伸足於中國大陸，可是英俄德法等鷹麟虎視，實無他活動的餘地。於是不得已只好喊出保全中國，門戶開放的口號。這便是一八九九年海約翰（John Hay）宣言的由來。海氏並且曾說：『凡能明白中國者，即掌有未來五百年國際政治的鎖鑰。』可知其對於中國之重視是如何了。

因此之故，美國的中國門戶開放主義，其中心政策在經濟的發展，與當時日俄二國之以奪取領土為目的者，根本不同。日俄戰後，俄國侵略中國的野心，是受到阻止了，但是代之而起的日本，其欲逐逐，貪婪之心，殊較俄國過之無不及。故在戰後，美國對日的同情，遂頓易為敵視。而一九〇九年，國務卿諾克斯（Knox）的滿鐵中立計畫，則使不久以前相見於疆場的日俄兩國，爲了排除美國勢力的侵入，竟彼此成立妥協。到了一九一一年英日兩國重訂盟約時，並且把俄國作爲目標的條

文也除去了。只因此時的英國，爲了不願與美相對立，故在盟約中沒有把美國當作他們的對象。

此時，日本的勢力一天天的趨於強大，成爲東亞的有力國家。海約翰之中國門戶開放主義原着重於商業貿易之機會均等，至此遂不得不轉而着重於投資方面，有所謂『金元外交』(Dollar-Diplomacy) 的名稱。但是諾克斯的滿鐵中立計畫既失敗，接着摩根銀團的錦環鐵路計畫又爲日本所反對，而其後的國際銀團借款計畫，亦不成功。直到大戰發生時止，美國在東方的地位，頗似德國一樣，是甚爲孤獨的。英法俄日德諸國，雖俱對美之中國門戶開放主義，表示贊意，承認其原則，但其實却不過是這麼一回事。如有機會，他們還是想分割中國的。這機會，便是歐洲大戰。

乘了大戰的機會，日本藉口對德作戰，奪取了我們的山東。以後，眼見英法俄德諸國都忙於歐洲戰事，無暇顧及東方，美國雖尙在局外，但其注意力的大部，無疑的已轉向於歐洲，因之，此時的中國，簡直成了無人之境。於是日本乘之，遂對我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想一舉而使我成爲他的保護國。美國孤掌難鳴，自然沒有辦法。而英法俄三國，則爲博日本的歡心，反與之成立密約，承認其有繼承德國利益的權利。此時，美國爲了阻止日本的發展，似乎只有一個辦法，便是設法使中國也參加對

德作戰。但這是日本所反對的。以後，隨着美國的加入戰爭，中國也宣布參戰了。日本因爲中國的這種趨勢，所以與俄國勾結，共同反對美國，並且，由日本的用心，還有成爲日俄德三國同盟，以結束戰爭之意。可是其後不久，俄國革命了，這又給與日本以發展的機會。美國因爲自己也在作戰，而俄國勢力的倒壞，則給與日本活動的自由，故爲了交歡日本，不惜與之訂立藍辛石井協定，承認日本在中國之『特殊權益』。

總之，在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〇年這五年間，日本的發展是登峯造極，而美國則爲其惟一的阻害者。當時的田中奏摺，所以把美國作爲惟一的敵人，實不是無故的。

二 華府會議

一九一五年是日本飛揚跋扈開始之年，一九二〇年是日本的发展開始受到阻害之年。中國自袁世凱帝制起，日趨於紛亂，南北分裂，內戰不已，而北京的安福政權，則簡直日本的傀儡。俄國自革命以後，也內亂紛起，四分五裂。而英美法各國都忙於戰爭，無暇過問，於是日本乘之，遂得大擴其

勢力於中國及西伯利亞東部，從華北、滿蒙以至貝加爾湖以東的地方，都屬他的勢力所及。日本海成爲真正的日本海，日本的大陸政策，幾乎有完成之望。但是好景不常，日本的厄運來了。從一九二〇年起，中國的安福政權被推翻了，而在俄國，則內亂救平，從此開始新經濟政策的建設。並且此時大戰業已終止，列強的關心，都又回到東方，東亞不復是日本一國單獨活動的舞臺了。

爲了調整戰後的東亞局勢，於是有華府會議的召集，時爲一九二一年底。在這個會議中，列強各國除了成立海軍制限的比率以外，關於中國成立了保全中國領土與主權的完整的九國公約。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二年，占據了八年的山東，日本退兵了。有過二十年歷史的英日同盟，向爲日本侵略政策的護符的，現在廢止了。而在西伯利亞方面，日本更一無所得的聲明撤兵。這是一個重大的回轉，不僅在日本國外，在日本國內，也可明白看出。對華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的大隈內閣，對俄提出十七條要求的寺內內閣，都過去了，繼起的內閣是原內閣，高橋內閣，自由主義的勢力在日本抬頭。日本的『帶甲的拳頭』現在戴上『鵝絨的手套』了。

華府會議後的日本，在英美一致的壓迫下，其國際形勢是甚爲孤立的，加上一九二三年的大

地震，使日本當局尤覺有休養生息的必要，因之其對俄對華政策都比較和緩而穩健。由一九二五年的日俄協定，日俄邦交大為改善。革命後的蘇俄是頗受列強的歧視的，而德國則為戰敗的國家，受着列強冷淡的待遇，因之在一九二二年有德俄的拉巴羅條約（Rapallo Treaty）與一九二六年的柏林協定。對於這俄德的結合，日本當時的外交，頗想利用之以對抗英美一致的支配。但是日本這個俄德日三國聯合計畫，畢竟沒有成功。因為德國不願斷絕其與西歐的關係，而蘇俄則因顧慮中國的感情，也不願日俄關係過於密切。因為自一九二四年的中俄條約以來，中俄關係日有增進，幾於已成爲軍事同盟了。

日俄的交歡，其目的是在對付英美，而中俄的結合則其主要目的爲打倒英帝國主義。故自中國革命勢力的興起，英美的一致遂發生了裂痕。英國希望美國日本都能與之一致，共同對俄，並鎮壓中國革命，因爲得不到美國的贊同，自一九二七年起，遂反造成了英日協調以對美的局面。這時在日本是頑強的田中義一組織內閣。英國一面提攜法國，他面交歡日本，故無論在一九二七年內日內瓦軍縮會議以及一九三〇年的倫敦軍縮會議，我們都可明白看到是英法日三國聯合對美。

中國自分共以後，其外交路線，頗欲利用英美的資本援助，以謀經濟建設。但其重點似偏於美國，民國十七、八年時，有許多美國專家來到南京，如經濟專家甘末爾（Prof. Kemmerer），鐵路專家曼德耳（Mantell）等。美國資本勢力的侵入，引起了英國的嫉妒，日本的不安，於是由列強尖銳的對立關係的成熟，國際形勢遂一反華府會議時安定協調的局面，又陷於不安了。

三 不承認主義

英美的對立，愈趨銳化，在日本便是更好的機會。惟在最初，國際形勢，尙稱平和，所以在日本尙有濱口內閣與若槻內閣的成立。這兩個民政黨內閣的幣原外交，便是主張與英美經濟協調以謀在中國的發展的。但是就在這時候，世界經濟的恐慌漸漸來了。美國是其震源地，歐洲受其影響，也銀行倒閉，恐慌萬分。這恐慌當然要波及東方。於是日本的頑強派爲了取得政權，遂利用這個機會，作對外的冒險行動。這便是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

事變發生以後，果然，內閣成了軍部的尾巴，外交只是軍事的掩飾，而如英如美則都忙於經濟

恐慌的應付，似無餘力及此。美國的斯汀生（Stimson）外交，因此，在最初寧取放任態度，以爲內閣的穩健派當能自己收拾重大的時局，不願對之取干涉行動，深恐引起日本國民的反感，反有助於軍部。英國此時正鬧着銀行恐慌，廢止金本位，對於日本的暴行，亦未能有什麼行動。故最初國聯的決議，雖要求日本退兵，卒無所用。到了十一月，英國內閣改組以後，日本勾結英國成功，西門的外交，公然袒護日本。日本利用了這援助，便出兵龍江。美國鑒於日本軍閥勢力之日張，知內閣已反爲所制，遂提出強硬抗議，然而英美兩大國的態度既未能一致，有什麼用呢？

英國態度的大變，到次年一月，美國邀其共同發表通牒時，尤爲明顯。一月七日，美國致強硬通牒於日本，表示不能承認其在滿洲侵略所得的結果。而英國則因西門與日本大使松平的會見，已得日本政府的諾言，當在滿洲保持門戶開放主義不變，故無與美國取同一態度的必要。申言之，即英國此時的態度，已不擬對日本的侵略加以制止，只是與日本商量怎樣保留其在滿洲的商業利益了。但是最可異者，上海事變發生以後，英國的態度還是如此，不僅拒絕美國的提議，由九國公約的簽字國，共同發表宣言；而在日內瓦方面，西門外相相因了日本的提議，據說還主張列強應乘此

機會擴張並鞏固其在租界的特權。這辦法因為中國的堅決反對及諸小國之一致非議，算沒有實現。三月間，美國務卿斯汀生至日內瓦出席軍縮會議，國聯方面頗想依據美國的政策，成立一承認傀儡國家的決議，卒為西門所阻，事不成功。李頓調查報告發表以後，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的國聯會議加以討論，西門仍堅執其調解政策，不主採納。因為英國的這種態度，故國聯雖因諸小國的主張而採納李頓報告的解決辦法，並與美國的政策相一致，議決不承認由侵略手段所得的結果，判定日本的責任所歸，但卒無如日本何。並且因此，日本反宣布退出國聯了。

美國的不承認主義這樣竟落了空，正當此時，民主黨總統羅斯福登臺，美國的積極政策，以此發生極大的轉變。美國覺得其在華的利益，既不及英國之大（美國的對華關心，是屬於未來的），若與日本長保尖銳的對立，結果必反為英國所利用，使英國得坐收漁人之利。且美國以經濟恐慌故，有許多國內的問題，正待解決，而美國與日本，遠隔大洋，如欲訴諸武力，準備亦不充分。因此，寧轉而取消極的旁觀態度，靜待英日兩國的角逐，似較為得計。蓋日本的勢力日趨發展，美國固受損失，而英國的損失則遠比美國為大。於是美日感情至此，頓趨和緩，可是英日的對立關係，因日本侵略

範圍的擴大，却漸激烈起來了。然則美國果已忘情於東方了嗎？曰，不然。美國今日的政策，是欲以第三者的地位，迫英國妥協而共制裁日本。他的好像置身事外者，乃在等待機會的到來。

第三章 英國的勢力均衡主義

『英國的政策決定於其地理的環境。因為英國一方面是個小島，顯露在歐洲的側面，另一方面則為龐大的帝國，領地遍於全球。依據自己保存的法則，他必須維持本島的食糧供給及海外領土的交通安全。由這二重的需要，故其海軍勢力必須對一切可能的敵人占有優勢的地位。英國必須與多數重要國家的利益相一致，這些利益便是：第一獨立，第二貿易。英國的政策對於小國的獨立一定要保全其門戶開放主義及積極的關心。凡對於一切小國的獨立加以威脅的，英國要認為是天然的敵人。列強勢力均衡的原則，因此不啻是英國確定的政策。』

——Harold Nicolson: "Has Britain a Policy," Foreign Affairs, July 1936

一 英日同盟

英國是個歐洲的島國，同時也是世界的帝國。爲了要專心對付世界，對於歐洲，他就不得不求其無事。而最好的方法，便是能不捲入歐洲混亂的漩渦，而保持其超然的態度。這叫作『光榮的孤立』(Glorious Isolation)。蓋惟如此，乃能以第三者的地位，操縱敵對的勢力，使之保持平衡，而於

其間收漁人之利。這是英國的勢力均衡主義 (Balance of Power)。英國的對歐外交是如此，其對東方的政策也是如此。歐洲大戰以前，英國動搖於俄法同盟與中歐三國同盟之間。後來，因為德國的氣餒，咄咄逼人，於是乃不得已與法國妥協，加入俄法同盟，成爲三國協約。這樣放棄了他的孤立主義。可是大戰就從此發生了。

在東方，英國初時因爲受了俄法同盟的壓迫，再加德國爲了要拆散俄法同盟，竭力援助俄國在東方的發展，所以英國是與俄法德三國立在對峙的地位。而俄國勢力之由東三省而南下，尤使他感到恐懼。爲了阻止俄國之蠶食我東北，進而控制北京朝廷，於是援助美國列強對華機會均等，門戶開放的主張。其實，美國宣言的主意，據說還是由於英國。但是這個空洞的宣言，可無補於事，英國非有同盟的國家，決不足以阻止俄國的侵略。然而法已爲俄之盟邦，德則不願以英德的聯合而使其對俄關係趨於緊張，致在歐洲方面不能逞其活動。至於美國，則欲以其遠在太平洋彼岸之力，來阻止俄國，既嫌鞭長不及馬腹，且美爲海軍國，與英國相同，要阻止俄國對大陸的侵略，可說毫無用處。於是無可如何，乃只好垂青於二等國的日本。

對於俄國勢力之由東三省而南下，在日本，其最感恐懼者殊尙在朝鮮方面。中日戰後，日本雖得伸足於朝鮮，但欲完全佔有朝鮮，則非排除俄國的勢力不可。然以俄之強，究非日本新興小國之力所能敵。故在當時，如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主張與俄妥協，日本承認俄國在東三省的發展，而俄國則許朝鮮爲日本的勢力範圍。可不爲俄國所贊同，事不成功。此時，山縣有朋、桂太郎等一派原來反對與俄妥協，認此爲不過一時的苟安，日本百年的大計，應該是與英國聯合以抵抗俄國之侵略。正好英國也在求取與國，於是以桂太郎的親英政策的成功，遂結實而爲英日同盟，這是明治三十五年，西元一九〇二年的事。以後，不到二年，日俄戰爭就發生了。

一九〇五年是日俄戰爭結束之年，也是英日同盟改訂之年。樸資木斯條約（Portsmouth Treaty）的結果，日本不僅獲得了朝鮮的支配權，並且分得東三省的南部爲其勢力範圍。英國這樣可以無懼俄國在東亞的發展了，但是俄國在印度方面的發展，尙不能無所防備，並且此時英德關係漸漸緊張，爲了阻止德國在東方的活動，是仍有賴於日本。所以改訂後的英日盟約，其對象是包括着俄德二國。日本允許爲英國東方利權的看守者，英國承認日本在朝鮮有行動的自由。這樣，

結束了古國朝鮮的運命。

一九〇五年並是一個國際政局上的重要關鍵。俄國因爲這一戰，國內革命，元氣大傷，他不僅無力於東亞，且亦無力於中亞。於是到了一九〇七年，在東亞方面形成了日俄的妥協，兩國平分我東三省，在中亞方面，成就了英俄的妥協，兩國答應在印度、西藏、阿富汗、波斯等地，各不相犯。自此以後，國際政局的重心，從東方回轉到西方，從東三省移遷至巴爾幹。因爲德國在摩洛哥的行動，促進了英德的對立，因爲俄國在巴爾幹的大斯拉夫主義，激成了俄國與德奧的衝突，終至因奧皇嗣的被刺，爆發而爲世界大戰。所以我門研究歷史，不可不認取英日同盟的作用，其影響之巨有如是者。

二 同盟的解除

英日同盟是英國利用日本以制俄，後來並以制德的一種均勢政策，但是日本則利用這個同盟以併吞朝鮮奪取東三省南部，其後更蠶食東蒙，侵略山東。英國的目的在維持均勢，保存中國，但是結果，日本的勢力日趨發展，東亞的均勢，不絕在變動中。日俄一戰，使日本成爲東亞的強國，日德

一戰，則使日本成爲世界的強國。

對於歐洲大戰，日本雖有英日同盟的關係，本來可以不必參加，如當時爲了參戰問題而召集於大隈首相邸的臨時閣議席上，外相加藤高明說得好：

「日本今日的立場，並不是依盟約義務必須參戰，由條文的規定，日本必須參戰的事態，似尙未發生。只是一方面爲了同盟的情誼，他方面我們可以乘了這個機會驅逐德國在東方的勢力，增加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由此二點，我們似以參戰爲是。不過若不參戰，而只守好意的中立，內圖國力的充實，亦不失爲一種方策。蓋當交戰各國國力疲敝之時，實力完備的日本，其國際地位自然大可增高。這樣說時，這也許還可說是萬全之策。」——見伊藤正德編加藤高明下卷七九頁。

戰來，決定參加戰爭，首相大隈侯之言曰：

「這次參戰，一方面是以膺懲德國的軍國主義，同時亦爲根據於英日同盟的義戰。且日本國民對於中日戰後以德國爲主的三國干涉，今尙深在心頭，所以也是一種復仇戰。當此之時，

驅逐在華的德國勢力不僅是我國民所一心希望，並且由此我們還可伸張在中國的權利。」

——見大隈侯八十五年史三卷一六五頁。

質言之，日本的參加歐戰是對德其名，實乃對華，無非乘這機會，擴張其在我國的勢力。對於日本的這種野心，英國當然知道。所以英國最初之要求日本援助，只是東方海面德國艦隊的搜索與英國利益的維持，並不希望日本這樣大規模的對德宣戰。蓋若如此，不僅中國要受影響，如澳洲與新西蘭也要感到不安，還有如美國的感情，對於日本利用英日同盟在太平洋上的活動，也要引起不快。但是日本已決定參戰了，此時的英國實無如日本何。

果然，日本對德宣戰以後，取青島，占山東，我國利權大受蹂躪。美國以及英國與其在太平洋上的自治領地，都感不安。日本最初利用同盟以對俄，對德，現在差不多要利用之以對美了。本來，當一九一一年第三次改訂同盟條約時，英國就有見於此，所以想把美國除外，表示日美若發生戰爭，英國無援助的義務，特在其中插入一條，凡對締約國之一方結有一般的仲裁條約者，若發生戰爭，不負共同作戰的義務。因為此時英國對美結有仲裁條約。可是這個條約後來為美國參院所否決。

但是我們須知英國雖不願與美國作戰，（這是因為將影響於其殖民地如加拿大、澳洲、新西蘭等的向背，大英帝國有瓦解的危險之故，）不過若能以日本之力牽制美國，這恐怕還是英國的勢力均衡主義所希望的。所以雖因戰後日美關係的惡化，致在華府會議中，不得不聲明解除歷時已二十年的英日盟約，英國對於日本依舊存有一種戀戀不捨之情。蓋自大戰以後，日美關係雖趨銳化，英美的對立，也是甚為尖銳。因為英國抱了這種用心，所以美國門戶開放主義，日本可以不管，管自的進行其對華的侵略。日本這樣，步步邁進，到了最近，他並且想獨佔亞洲，稱霸世界了。

三 一個大的回轉

英美的對立，在戰爭告終的首五年，比較緩和，故在華府會議中尚能一致對日，加以稍稍壓迫，到了以後五年，就日趨激化，於是英日關係漸漸改善，當一九二七年日內瓦軍縮會議時，甚至有重訂同盟的傳聞。因為此時，蘇聯的勢力向外發展，中國革命又在抬頭，所以英國不僅爲了對美，有結合日本的必要，且爲的減小蘇聯的勢力，鎮壓中國的革命，日本也是很好的工具。在這樣的形勢中，

日本開始九一八的侵略。並且，日本的奪我東北，使日俄二國直接相對，至少可以減少蘇聯在西藏、印度方面的野心。所以英國的態度，因為東省事變和平解決的不可能，後來竟與日本一鼻孔出氣。

在英國保守黨人的心中，還有一個打算，就是連年以來，中國內亂不絕，致產業貿易，不克發展，但像滿洲那樣，倘若由日本加以管理，較之在中國人手中，當更有希望。故當日本退出國聯時，其代表松岡洋右就是這樣的說：日本之在東方，是法律與秩序的擁護者，是西方國家利益與特權的防衛者，所以制止共產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這實可說是看透了英國人的心理。如西門外相在國聯巴黎會議會說：「日本只是手段上錯誤，在道德上是正當的。」所以一九三四年四月，日本發表天羽聲明，反對各國對華作任何援助，欲以中國為其保護國，英國的態度竟非常冷淡。（但是美國則不然，他提出九國公約，表示反對。）同年之秋，英國並派遣實業調查團至偽滿及日本，預備與日合作，投資以開發滿洲。但是調查團訪滿的結果，却空無所得，「滿洲國」的門戶雖然開着，却非為英國出入之用。以後，日本主張滿洲的石油專賣，英國雖通牒抗議，却無如日本何。英國提議共同借款與中國，但是日本表示反對。日本之意，英國如有意投資，可由日本經手，轉貸中國。

英國這樣一再受了日本的蔑視，但是仍不灰心，特派其經濟專家里滋羅斯(Sir Frederick Lath-Ross)兩次訪日，俱失望而回。據說日本對英國所提出的英日妥協的條件是這樣：英國不僅須承認日本在中國之優越地位，並須答應凡英國在東方的領土，甚至包括英帝國全部，都當對日本之商品與資本，實行門戶開放。而英國之意，則謂除原有利益仍當保持外，英日兩國之間，不妨劃清界限，日本可向華北發展，英國則以華中華南為其活動範圍。然而這樣的條件，也不為日本所許可。於是英國到底來了覺悟的機會，里滋羅斯之援助中國改革貨幣，無疑的是對於日本獨占政策的一個反擊，固然同時也是所以對付美國的白銀政策的。

原來英國的遠東外交可以分為二派：一派主張與日本合作以保持英國舊日的利益，且欲利用日本以鎮壓蘇俄，牽制美國，藉勢力均衡主義而維持其超然的地位，如舊日的外交家張伯倫，倫敦的金融資本家及海陸軍人屬之。還有一派則主張英美暫時合作以抗日本，英國自治領地的輿論，多是如此，其最著者有如南非之斯末資將軍(General Smuts)。因為對日妥協，既至再至，都不成功，而日本侵略的氣燄，反咄咄逼人，不可一世，於是英國遂不得不轉換方針。然對美妥協，非急

切可成，爲了牽制日本的發展，則由勢力均衡主義，最合理的辦法，自然是援助中國。加以此時，中國共產黨失敗，已自江西退至西北，無能爲力，這使英國在東方減少了對於蘇俄的疑懼，因之更感覺到了日本勢力的威脅。這是英國外交的大回轉，而一九三五年實爲重要的一年。

但是英國果真心欲援助我國嗎？由日本論客所言，英國過去爲了對俄，曾利用日本，與以援助，結果致今日的日本反與英國相對立；現在爲了對日，乃欲利用中國，與以援助，然中國廣土衆民，非比日本之蕞爾小島，若一旦奮起爲雄，到了那時，英國還能奈何他嗎？當然，中國民族主義勢力的發展，是英國所惴惴於心的。不過爲了別無辦法可以制日，所以不得已纔想到這一着。推英國之用心，無非欲利用中國之力以與日本的勢力造成平衡，以爲牽制，所以日本倘若願意讓步妥協，英國是求之不得的。爲什麼呢？因爲要平衡美國的勢力，只有日本纔具此資格，中國的能力似乎還談不到此。

第四章 蘇俄的和平外交

「我們將來所能到達的勝利，其結果如何，就視我們革命勢力的準備。我們要準備力量以利用那就在眼前的革命的危機。革命的勢力現在在全世界成長起來，所缺乏的只是沒有明白的意識、勇氣與組織。」

——列寧在一九二二年第三國際第二屆大會的演說

「我們的外交政策是很明白的，這就是要維持和平的政策，要與所有各國發展貿易的政策。蘇聯不想去威脅誰，更不想去進攻誰。我們只是爲了和平，我們要保持和平。但是我們可也不怕威脅，我們是預備給發動戰爭者以同樣的打擊。凡是祈求和平並欲與我們往來者，我們將始終與以保衛。但是對那意圖進攻我國的，我們要以絕對的排擊，使他不敢伸足侵犯我們的蘇維埃。」

——斯大林在一九三五年共產黨第十七屆大會的演說

一 世界革命失敗

和平與戰爭是相對的名詞，可是革命之與和平，似乎也不是同意義的罷。說起來奇怪，從前標榜世界革命的蘇俄，現今竟是口頭上最講和平的。

蘇俄革命到今年是二十年，在這二十年的歷史中，其前後二部是有很大的不同。綜括起來，可

分三期，其前五年（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年）是所謂世界革命時代，中經新經濟政策時代，至一九二八年以後，直迄今日，爲五年計畫建設時代。詳言之，第一期爲蘇維埃政權之建立時代，第二期爲過渡時代，第三期爲社會主義建設時代。

當沙皇的俄國，從三月革命而十月革命，從社會民主主義的政府而突變爲共產主義的蘇維埃政府組織的時候，對於正在彼此搏戰，勝負未分的世界各國，是一個很大的驚異。這個新政府，在本質上與各國政府有階級的不同。他們在國內沒收貴族地主與資本家們的田地工廠，致這些被稱爲資產階級、貴族階級的人們，因了敵對的關係，有一百萬以上，不得不流亡到國外。至於對外，他們聲明債務的廢除並一切條約的撤銷，同時，更與德國單獨成立和議。但是共產黨人的行動猶不止此，他們並在各國煽動革命，反對戰爭，思乘此舉世不安的機會，實現其所倡導的世界革命。這樣，使資本主義各國的政府都認蘇維埃組織爲絕對的不能並立，進而實行經濟封鎖與武力干涉。

從奧國方面反叛出來的捷克軍隊，原來是俄國的友軍，但在革命議和以後，這軍隊就成了問題。他們本來預定從西伯利亞方面撤退，可是中間受了協約國的唆使，佔領諾伏尼科拉夫斯克、奧

莫斯科等地，與紅軍發生衝突。這是一九一八年夏的事情。同時，英德聯軍上陸於白海岸，東方則有日軍與美軍上陸於海參崴。而在蘇俄國內，復叛亂蜂起，高爾恰克 (Koltchak)、台尼金 (Denikin)、尤特尼去 (Yudenich)、藍吉爾 (Wrangel) 等白黨的勢力，亦頗張大。台尼金在南俄方面，曾有一時侵至莫斯科附近。尤特尼去在愛沙尼亞，曾迫近聖彼得堡。藍吉爾在克里米半島，高爾恰克在西伯利亞。一九二〇年夏，波蘭復興兵犯俄。所以當時的蘇俄政府實是四面皆敵。

爲了掃蕩舊時的社會組織，革命政府發布戰時共產主義 (War Communism) 爲了肅清國內的白軍勢力，政府徵集工農羣衆，成立紅軍。當此之時，共產黨人之不惜對外煽動世界革命，其實也是爲了建立蘇維埃政治組織於俄國的必要。可是因了蘇俄的宣傳，果然，德國革命了，匈牙利成立蘇維埃組織了，社會黨的勢力抬頭於意大利，英國亦罷工風潮，勃發不已，世界革命頗有一舉完成之望。

這個赤白二大勢力相對立的形勢，至一九二〇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本來是彼此不並立的：共產黨人以爲由馬克斯主義，一國的社會主義必難維持，只有全世界的赤化，纔能保證其成功。而

在資本主義各國則以赤色勢力的存在，爲其社會秩序的禍害，必須加以掃除。但是現在，不能並立的赤白勢力，竟不妨並存了。這在一方面，因爲各國要想推翻蘇維埃，而結果則國內的白黨俱先後爲所削平，各國的征俄軍隊，又鮮有成功，反在國內引起人民的反對，戰後窮乏的財政既不克再事用兵，列強各國彼此間的對立，亦使繼續用兵有所不能，於是到了一九二〇年，如英、美、法、意都先後對俄撤兵，惟日本的軍隊，則至一九二二年華府會議以後，始退出海參崴。

在另一方面，因爲共產主義的設施，根據馬克斯主義的學說，只在產業發達的國家，始有可能，而俄國則爲產業落後的農業國家，由戰時共產主義的失敗，遂使共產黨當局不得不謀所以改弦更張之道。況在同時，要想對外實行世界革命，又非急切所能成，歐洲各國的革命運動都先後敗績，紅軍之攻擊波蘭者又爲法將衛坎（General Weygand）敗於華沙，於是共產黨人世界革命的計畫亦不成功，而不得不另謀良策。

二 新經濟政策時代

從赤白二大勢力之不能兩立，而轉變爲二者並立，這在國際間便是各國的對俄復交，訂約修好。如波羅的海沿岸諸國（一九二一年）、土耳其（一九二一年）、波蘭（一九二一年）、德國（一九二二年）等，都對俄陸續締結條約。就是不會與蘇俄正式締結條約的國家，也開始承認蘇俄爲經濟上的鄰邦。英國對俄的通商協定，締結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同時，以世界經濟會議爲居間，美國亦在倫敦舉行關於商業借款之談判。英國之正式承認蘇俄在一九二四年，接着不久，法國也正式承認蘇俄。意大利、奧大利、希臘、瑞典、挪威等，都在這一年承認俄國。

但是蘇俄在歐洲方面的國際關係雖日有改善，直到此時，蘇俄當局似尙未放棄其世界革命的理想。由他們之意，世界革命運動之失敗，由於歐洲資本主義的勢力過於堅固，故正面攻擊爲不可能。但資本主義之基礎，一方面固在無產階級，而另一方面實在殖民地弱小民族。無產階級的革命今雖失敗，然弱小民族若能奮起革命，則亦可制白色勢力的死命。這是一種側面攻擊的戰略。蘇俄這樣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以援助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首先對東方諸國撤廢舊日的特權，而以平等地位訂立新條約。

蘇俄之正式聲明放棄在華的一切特權及沙皇時代的政策，是在一九一九年。因為當時我國政權尚在北洋軍閥，尤其是日本傀儡的安福系手中，所以在政治上似未有何等反響。但是在我國思想界及社會上，却激起了很大的波動。優林 (Yourin)、越飛 (Joffe) 之先後來華，實促成了中俄合作的機運。一九二二年在東亞政局是重要的一年。越飛與中山先生的上海會談，在這一年，府會議的結束在這一年，日本之撤兵西伯利亞也在這一年。因為日本勢力的低落，於是在一九二四年乃有顧維鈞與加拉罕 (Karahan) 的中俄條約，中國正式承認蘇俄。至次年，日本亦對俄訂約承認。總之，中國革命運動的興起，蘇俄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不過在國內方面，蘇俄到底不得不放棄其戰時共產主義。過去因為實施糧食的徵發制度，頗引起農民們的不滿，致耕地減小，生產低落，而因工業生產的崩潰，致農民無法以穀物換取日用品，於是怨望之心，與日俱增。一九二一年春共產黨第一屆大會，決定採用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改革現物稅制度，恢復貨幣經濟，對私有企業性質的商業頒給短期營業的執照，中小工業許由個人經營，俾農民得以自己的生產品，換取自己所必需之日用品。自此俄國的經濟局面乃得暫保小康。

對於這種容許資本主義有相當活動的政策，一時成爲世界巨大的激動。有許多人以爲是蘇俄從社會主義退却於資本主義，這是社會主義政策的失敗。因之，頗有一些共產黨人以爲如此將危及無產階級革命的基礎，而對之表示反對。但是我們須知，若其不然，則以戰時共產主義的繼續，勢必要釀成農民的叛亂，終致使革命政權發生危險。所以爲了復興荒廢的經濟，鞏固工人與農民的同盟，並且重新對資本主義的關係加以利用，新經濟的實施，實是絕對的必要。列寧說：「這是爲了要更迅速的前進，於是不得不有此一時的退却。」果然，在實施第一年的一九二二年，國民經濟的恢復就顯然可觀了。

但是從新經濟政策實行後，却發生了一個可憂慮的結果，即資產階級勢力的抬頭。因爲中小規模的工商業可以私營，農產物品可以私有，於是在都市產生了「富人」(Мешчан)，在農村出現了「富農」(Кулак)。要制止這等勢力的發展，政府一方面用剝奪選舉權，徵收高率財產稅等以削減其能力，他方面則用合作社的方法，促進工農生產力的發展，藉以增加其對資本主義分子的競爭能力。

三 五年建設計畫時代

自實行新經濟政策以來，蘇俄產業是已恢復到了戰前的水準。但是蘇俄的要求，可不能就此終止，必須更有巨大的發展。並且不止是發展，以後還要能走上社會主義的路。於是就得把已恢復到戰前水準的產業，加以社會主義的改造。且所謂已恢復戰前水準者，只是生產量方面，至於質的方面，則不及戰前，況農民大眾的消費力已比戰前大增，因此之故，物資不足的現象，顯為顯著，而穀物的缺乏尤甚。又在物價方面，自一九二三年後，工業品與農產品間失其交換價值的平衡，馴致形成所謂「剪刀恐慌」(scissors crisis)，使一般農民大受其害。良以工業已社會主義化，正以急速度而發展，反之，農業則依然與戰前同樣，甚至比戰前還要細分經營，且有富農階級漸次形成巨大的經濟勢力。凡此內部的矛盾關係，實有急速清算的必要。

又當此時，蘇俄之弱小民族解放運動亦告失敗。土耳其與波斯的革命，雖稍有成功，但在印度、中國，竟完全失敗。且如土耳其與波斯，都是排斥共產黨的。況如印度、中國的活動，結果只激化了與

英國的對立，一九二七年五月，英國外相張伯倫至宣布對俄絕交。也是一九二七年，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發生糾紛，共產黨要想把中國的國民革命轉化成爲階級的社會革命，於是連累到中俄的邦交。以後，到了一九二九年，在東三省，爲了中東鐵路問題，中俄兩國甚至發生戰爭。這樣，因爲國外革命運動之成功無望，而國內的困難亟待解決，於是蘇俄的獨裁者斯大林，以爲當此之時，應該外息糾紛，內圖建設，蓋惟國家有強固的經濟基礎，乃可以有備無患，——不僅可以無慮資本主義敵人的進攻，並且還可利用列強的矛盾，而坐待其變。一九二八年開始的五年建設計畫，這樣是一種自己增強實力的計畫。

很明顯的，由五年計畫的實行，世界革命勢必放棄，斯大林以此提出了一個新的口號，叫作『一國社會主義的建設』。對於這個口號，托洛斯基提出了反對的標語，便是『不斷的革命』。本來，托洛斯基對於新經濟政策已表示不滿，認此爲國家資本主義，對於五年計畫，當然不能同意。兩派鬭爭的結果，一九二七年，托氏被開除黨籍。但是除托氏外，像布哈林、列可夫這一派，對於五年計畫中激進的工業化並農業集團化政策，則認爲壓抑富農過甚，應比較緩進，以改良主義的方法向

社會主義建設而進。這個主張，斯大林認爲是與列寧主義不合，具有右翼的偏向，猛力加以排擊。左右反對派既都給鎮壓下去，於是從一九二八年起，就開始五年計畫的建設。第一次五年計畫以四年三個月完成，即一九二八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底。自一九三三年起爲第二次五年計畫，至一九三七年底完成。一九三八年起爲第三次五年計畫，已決定實施了。

因爲要從事五年計畫的建設，所以對於國外，不能不力求和平，標榜和平外交，而把世界革命的口號擱了起來。當第一次五年計畫從事建設的期間，正是世界經濟恐慌的時候，蘇聯與各國的經濟關係，不免大受影響，因之國際關係，曾有一時頗爲緊張。如蘇俄商品之傾銷問題，禁止蘇俄奴隸勞動之商品問題等，都曾爲世人所熱烈討論着。此時，除德、意、土耳其諸國外，歐美多數國家都與蘇俄的關係甚爲尖銳。所以當一九三一年日本進兵東三省，蘇俄的態度是非常軟弱，惟恐與日本引起衝突。在北滿方面，既不惜處處讓步，復向日本一再提議訂立不侵犯條約，但俱爲日本所拒絕。其後形勢緊張，遂於一九三三年更提議出售中東路，售路談判遷延至一九三五年，始有成議。自此，蘇俄是完全退出滿洲了。

中俄的復交在一九三二年，當東省事變以後。一九三三年是蘇俄外交最有成功的一年。雖然日俄關係，俄德關係是日趨惡化，但如法國、捷克、羅馬尼亞等，向來與蘇俄關係最爲尖銳的，却都成立不侵犯條約及規定侵略國定義之條約，英國曾於一九三二年以其工程師被捕事件，廢除商約，禁止蘇俄商品輸入，但至一九三四年，乃復訂約，言歸於好。又如美國，自蘇聯建國，未嘗正式承認，亦於一九三三年底，對俄復交。美俄之交好，不消說是由日本的侵略行動促成。而俄法與俄捷間互助條約的成立（一九三五年五月）則是由於德國破壞和平的行動。今年八月，因爲日本之侵略華北，進兵上海，我們與俄國間也已有不侵犯條約的訂立了。

在國聯中，蘇俄是向來被視爲異端，沒有地位的，雖然關於特殊問題，如裁軍會議，經濟會議等都會出席，但是蘇俄與國聯會議，却一向沒有關係。自一九三三年日本退盟，三四年德國出會，於是國聯之常務理事國，只餘其三（英、法、意），爲了維持這個和平機構，於是以法國之奔走，蘇俄遂於一九三四年九月加入國聯。當時斯太林的談話中有云：

「國聯可以爲延緩軍事行動或阻止其爆發的制動機。倘是國聯真足以阻止戰爭的發生，而

有助於和平，我們自無反對之理。且若歷史的事實是循此而進，則國聯雖有巨大缺點，我們儘不妨加以擁護。」

總之，目前的蘇俄既以和平外交爲其中心政策，自然可以加入國聯，並且必須加入國聯。標榜世界革命的蘇俄，這樣到了現今乃反成爲保障和平的中堅，舉足重輕，不僅歐洲和平繫於其身，即東方和平的能否保持，也須視其態度之如何。

第五章 中國的立場

「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

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

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爲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

我們既是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纔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蔣委員長廬山談話

在第一章中，我們曾說到過去五十年日本的大陸政策，最初是取朝鮮，繼則取滿蒙，到了最近，則欲奪取華北。日本的野心無窮，而我之國土有限。五百年來的首都北平，可以成爲六年來的瀋陽，則今日我們的首都南京，又何嘗不可以成爲北平。華北五省可以成爲過去的東北四省，則以後的華中、華南，由日本之意，亦儘有成爲華北的可能。所以到了今日，不僅爲了保守華北，而是爲的保持中華民族的一線生命，我們已非堅決抗戰，難以存在。

因爲中國的土地太廣大了，要想一口吞下，有所不能，而國際形勢也不許日本單獨併吞中國，所以日本的願望是『蠶食』，而非『鯨吞』。他希望以此來減少我們的抵抗。我們今日若貪於一時的苟安，而希冀瓦全，則正是日本經營準備的機會。自九一八事變，還不過六年，日本現在又進圖華北了。這一段事實的教訓是值得我們深切的記憶的。

誠然，我們知道國家尚未完全統一，我們產業不如人，我們的軍備不如人，但是我們是求生存存的戰爭，這與敵人無理由的侵略，不可同日語。所以我們雖然樣樣不如人，但我們的士氣，我們的軍心，那一種爲國効命，勇往殺敵的精神，則遠過於敵人。抗戰發生以來，如南口之羅團，寶山之姚營，我們已不知有多少悲壯動人的事蹟。憑着這天地的正義，抗戰到底，最後勝利，定屬我們是無待言的。

且因我們的抗戰是求取生存的義戰，所以國際的同情，顯然是在我們方面。何況外交形勢，亦與日本不利。因爲日本的野心是欲獨占中國，而如英如美，則欲保全中國，共同開發，由這利害的衝突，日本乃與英美立於對峙的地位。日本之力足以與英美相抗乎？俄德法三國之干涉日本還我遼

東，華府會議之壓迫日本還我山東，這些過去的歷史表示日本武力的勝利，並無所用，我們今日正可運用外交手段，以助我的抗戰。

還有，我們知道日本之奪取滿蒙與華北，必然的將激化其與蘇俄的關係。爲了日本之併吞朝鮮，進窺遼東，曾經引起第一次日俄戰爭。故由今日的形勢，第二次日俄戰爭似已無可避免。日本有鑒於此，爲保全其實力以爲對俄之用，故希望在華戰事之速了。換言之，卽由日本的國際形勢言，是不能長久作戰，致耗國力。反之，在我們則惟有持久作戰，纔能使日本陷於困境而收得最後的勝利。

並且，由日本的國內經濟狀況言，也不許日本之長久作戰。日本產業，其原料是有賴於國外的輸入，而其商品則全賴對外的輸出，戰爭發生以後，輸出激減，而以軍事工業的擴張，軍用原料的輸入則大增加。結果入超激增，匯兌動搖，物價高漲，生活不安，不得已只好實行貿易管理，匯兌統制。爲了維持匯兌，日本輸送現金，爲了張羅戰費，日本發行公債，這樣的現象，其不堪久長是很明顯的。所以只要我們能長久抗戰，必將促日本內部的崩潰。

又由戰爭範圍的擴大，日本來華軍隊必須增多，而與其本國之距離亦愈遠，結果所至，不僅經

濟的負擔，將以大增，且以交通之梗阻，運輸之困難，作戰亦將愈趨困難，勢非至陷於覆敗不止。這是日本自取滅亡之道。日人石丸藤太在其近著被包圍的日本中說得好：

「滿洲事變以後，以為在大興安嶺築起安全的對俄防禦線，日本便可安全了，但是其後不久，這個幻想頓告破滅，於是有進取熱河的必要。從此更進了數步，到了現今，說由華北到內蒙的邁進，乃是絕對的必要。但是進到內蒙之後，誰能保其絕對的安全呢？由此理推論，日本的國防第一線，勢非遠越烏拉山直到莫斯科，不能算是安全。這並不是說笑話。我們應該記住，在歷史上，亞歷山大與拿破崙所走的路不正是這樣的嗎？他們因為長鞭不及馬腹，到底是滅亡了。」

總之，我們今日戰爭既已發生，就要不辭任何犧牲，抗戰到底，那末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